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文学雜誌

第一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刊
歡迎
批評
及投
稿：

1. 凡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2. 歡迎各種主張不同的文字，如關於「自由人」問題的反面意見等。
3. 歡迎文體通俗的大眾化作品，及反帝文藝。
4. 歡迎讀者對本刊內容及形式誠懇的批評。
5. 來稿請謄寫清楚。
6. 來稿一經登載，暫以本刊為酬。
7. 來稿請寄：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轉交文學雜誌社收。

本刊定價：

每期	二角
半年(六冊)	一元
全年(十二冊)	二元
郵費：	國內加一角 國外加二元四角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全	三十元	半	二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全	二十五元	半	十五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全	二十元	半	十二元
正文中正文後	全	十八元	半	十元
				六元

長期：三期九折，半年八折，全年七折。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文學雜誌 月刊

第一號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字，如欲轉載，須經本社同意。

者注意：

及廣告事宜，

交換刊物及廣告，

請與本社接洽。

編輯者 文學雜誌社

印刷者 西北書局

發行者 西北書局

小林多喜二哀辭

張露薇

美麗的青春正在開着鮮花，

不是命運，也不是什麼人，採折了

怒放的蓓蕾，摧毀了生命的新葩——

是一條皮鞭子支持着人間的罪惡！

你，好朋友，曾歌頌着天邊地角的

艷紅的旗幟，也曾鼓動勞苦的群衆，

但不曾瞧見更多朝霞，便悄悄地

在暗夜裏訣別，如飛逝了一顆流星。

地球也是一朵熱情的花，冠上染着

鮮血，鮮血凝成了一顆整個的心：

我們懷着這顆整個的心走上前線，

我們會擊退了執着鞭子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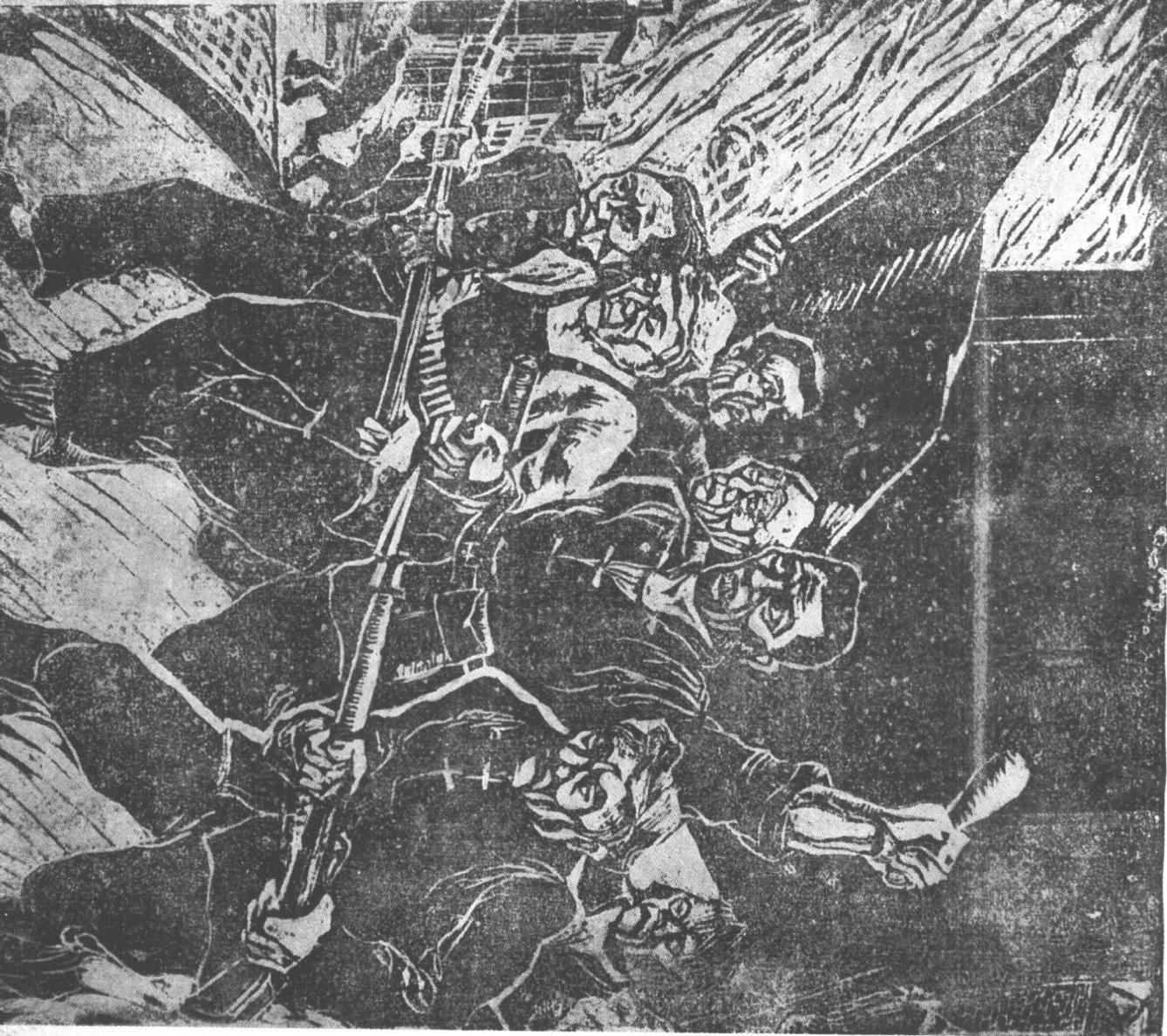
小林呀，等那時你的血也會笑了，

看，到底有一天鞭子抽出來了太陽！

木刻展覽會通告：

木刻研究會主開之木刻展覽會，於本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假西長安街藝文中學舉行。作品約百幅，係北平上海木刻作家近作，並收集世界名家木刻多件。歡迎參觀。

本刊所載木刻二幅，
即係該會出品。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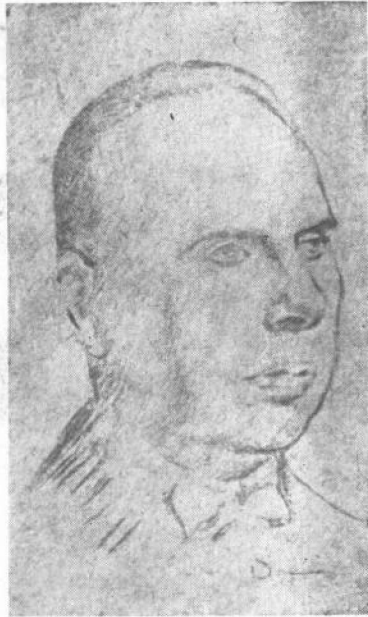
上海民族革命戰爭中之「工人義勇軍」



木刻

水 漿

即將來華的反戰調查團中之三作家：



(一) 美國：特萊賽



(二) 法國：巴比塞



(三) 法國：羅曼羅蘭



被日本統治階級
殺的普羅文學作家

二喜多林小

文學雜誌

第一號 內容

小說

新地（蘇聯：蕭洛可夫）

陳永翱（二七）

拾元愛國

王誌之（六二）

動蕩中的北平

宋之的（一〇一）

詩

小林多喜二哀辭

張露薇

遺懷

孫席珍（三六）

西單牌樓風景

舊城和新城

曲線

現代歌謠選十四首

（八五）

劇

「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線！」

建地（四〇）

卡爾的故事（日本：藤森成吉）

居英（九〇）

文學
雜誌

第一號 內容

論評

沒落貴族的詩人李長吉

一九三三年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的展望

論文學上底腐敗的自由主義

揭破楊邨人的「革命文學之旗」

聽說夢

「五十年後新世界」

轉錄：復興江西文藝運動

編後

畫葉

一 民族革命戰爭（木刻）

二 水災（木刻）

三 小林多喜二像

四 巴比塞像

五 羅曼羅蘭像

六 特萊賽畫像

致千（一）

喆之（五八）

谷萬川（七〇）

老馬（七九）

魯迅（八七）

樸一（一一三）

沒落貴族的詩人李長吉

致 干

——鬼的呻吟，幻的追求！

一 長吉的生平與其階級地位

李賀字長吉，昌谷人。（昌谷在今河南。）他是唐室的宗孫，只活了二十七歲便死了。（七九〇——八一六）元和三年時，他曾入京應進士舉，被人倡「嫌名」之說以毀之。舉主韓愈雖為作諱辭，長吉卒不應舉。鬱居長安三年，回家。及再從家詣京，才作了一個奉禮郎小官，終其生。他的一生，總算不大發達，使這位皇室宗孫，抑鬱苦惱，作了一個謳心謳血的詩人。

講到這位詩人，當代的所謂物觀文學史叢稿李長吉評傳的著者王禮錫先生，說他「是由貴族蜕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士大夫階級。」（P18）王禮錫的話是錯誤的。這裡並不想仔細的來批評王禮錫的錯誤，而且他的書，根本不是唯物史觀的觀點，錯誤處處皆是，也就無法仔細批評，

只用他的話作個發端就是了。

沒有什麼「由貴族蜕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士大夫階級」，李長吉他純粹是一個貴族詩人。他的立場，是地主階級的立場。這在他的詩中是很鮮明的。他說：

「宗人貨宅荒厥垣。」——仁和里羅叙皇浦湜

「宗孫不調為誰憐。」——全上

他把他自己貴族的身世向人誇耀。他非常的以自己貴族的身世自豪。特別表現在他的馬詩中。聽聽他在馬詩中怎麼吟的吧：

「此馬非凡馬，

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

猶自帶銅聲。」

「驢叔去忽忽，

如今不蒙寵。

夜來霜壓棧，

駭骨折西風。」

他是非常自豪的在詩歌中講說他出身的高貴。他說他的凡馬，本是星宿，他說他是爲人所不認識的龍。當然的我們不能議議只靠這幾句自述，就來斷定他的階級性，我們還要從他各方面的關聯上來認識他，我們要進一步來探求他對於各方面的態度，尤其是對於當時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的農人與小民的態度。

先說他對於農人和小民的態度吧。

他對於農人和小民的痛苦，並沒有真摯的同情，他的詩中，談到農人和小民的痛苦的只有猛虎行和老夫採玉歌三篇。然而三篇又怎麼樣呢？我們先把這三首詩抄出看看，再來檢討裏面到底說了一些什麼。

(一)

「長戈莫吞，

長弩莫抨，

乳孫哺子，

教得生犂。——

舉頭爲城，

掉尾爲旌。

東海黃公，

愁見夜行。

道逢騶虞

牛哀不平。

何用尺刀，

壁上雷鳴。

春山之下，

婦人哭聲。

官家有程，

吏不敢聽。」——猛虎行

(二)

「合浦無明珠，

龍洲無木奴，

足知造化力，

不給使君須。

越婦未織作，

吳蠶始蠕蠕，

縣官騎馬來，

瘁色虬紫鬚。

懷中一方板，

板上數行書。——

「不因使君怒，

焉得詣爾廡？」

越婦拜縣官，

桑牙今尙小，

會待春日晏，

絲車方擲掉。

越婦通言語，

小姑具黃梁，

縣官踏險去，

簿吏復登堂。——感諷第一首

(三)

採玉採玉須水碧，

琢作步搖徒好色。

老夫飢寒龍爲愁，

藍溪水氣無清白。

夜雨岡頭食蕒子，

杜鵑口血老夫淚。

藍溪之水厭生人，

身死千年恨溪水。

斜山柏風雨如嘯，

泉脚挂繩青島島，

村塞白屋念嬌嬰，

古臺石礮懸腸草。——老夫採玉歌

果然不錯，在這三首中他曾寫了一些農人和小民的苦痛，但是他對這些苦痛到底說了什麼？他說苛政實比猛虎還要厲害，然而沒有辦法呀，因為官家自有官家的規程。他說在桑芽尙小的時候，就去向越婦索絲帛，自然是一種橫征暴斂，然而仍然是沒有辦法呀，「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廡？」講到使君也難怪，因為天生的東西太不夠用了，既沒有這又沒有那，捨掉向你們農人小民索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至于老夫採玉歌，長吉似乎比較上更帶了一付悲天憫人的面孔。只是悲天憫人的寫了一些痛苦而已，真正的痛苦的根源——豪貴對於小民的剝削——他並沒有指示出來。像白居易秦中吟那樣的憤激，他是沒有的。在貞元元和之間。白居易在長安看了「奪我身上綫，買爾眼前恩。」（重賦）看見了「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買花）看見了豪貴的侈華宴樂是從剝削農人和小民得來的。也正在這時候的前後，長吉看見的是官家的不得已

。是官家自有官家的規程。他不是在向農人和小民的痛苦表同情，倒是在向他們解釋，給他們安慰。王禮錫先生說這幾首詩，是長吉對於社會的不平深致不滿。這是無理解。這種無理解，當然不能懂得爲什麼「使讀者感受同情之深，反不如白居易。」（P.149）根本長吉的詩中，並沒有對於農人和小民的同情，牠又如何能引起讀者的同情呢？

長吉豈止沒有同情農人和小民的痛苦，在他的詩中，他還寫着他的生活是建築在對農人和小民的剝削上。請讀讀以下所引的詩吧。

「我在山上舍，

一畝蒿礮田，

夜雨叫租吏，

春聲暗交關。」——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竹裡纒絲挑網車，

青蟬獨噪日光斜，

桃膠迎夏香琥珀，

「目謀越傭能種瓜。」——南園第三首

健犢春畊土膏黑，

萋蒲叢叢沿水脈，

殷勤爲我下田租，

百錢揆償絲桐客。」——韋和二年中

你看他對着在這春光之中，別人給他殷勤下租，使他能靜聆樂曲。或者是在初夏時候，有的是人給他纒絲種瓜，他可以淺斟美酒，對着斜日，聽着蟬鳴。這種詩人的生活，完全建築在對農人小民的剝削上。他詩人的立場，是站在他地主階級的利益上，他純粹是一個貴族的詩人。因此，他對於農人小民的痛苦不會同情，甚至於漠不關心。他在春婦昌谷一詩中，寫他出了長安東門，時當「早雲二月三」，一望之間，「天地皆浩浩」，然而他並不想農民這時的饑慌愁苦，單只想到自己不能鞍馬華耀，僅僅是「獨乘鷄棲車，自覺少風調。」可憐的詩人、遭着厄運、他是這樣的對社會的不平，深致其不滿。

其次還要說說他於農民暴動擾亂的意見，以及對唐室的統治——地主階級的總代表——的態度，因爲這更足以幫助我們了解李長吉的階級性。

「上之回，大旗喜，

懸紅雲，撻鳳尾。

颯運破，舞蛟龍，

蚩尤死，鼓逢逢

天高慶雷齊墮地，

地無驚烟海千里。」——上之回

在這樂府詩之中，他是如何的歡欣鼓舞頌揚讚美唐朝天子能把農民的大暴動（安祿山之亂）鎮壓下去呀！大暴動鎮壓下去了，繼起的還有不少的農民騷擾。他對那些暴動騷擾的農民存着什麼態度呢？他是說着迷人的宿命論：

「天授秦封祚未移，

袞龍衣點荆卿血。

朱旗草地白蛇死，

漢皇知是真天子。」——白虎行

他希望唐室的江山穩固。他歌頌着：

「伏願鴻名終不歇，

子孫綿如石上葛！」——相勸酒

他說着誓詞：

「報君黃野蒼上意，

提攜玉龍爲君死！」——雁門太守行

他的意識，正是一般貴族地主的意識，他的詩歌，正是歌吟着一般地主貴族的要求，他的階級性是非常鮮明的，王維錫却說他是「由貴族蜕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士大夫階級」，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不知從什麼地方看出來！

由貴族蜕化」，和「士大夫階級」。

我們先確認了長吉的階級性，然後才能探求他的詩歌的內容與形式。

一一 鬼與幻的沒落意識

長吉的確是個天才！牠生在唐室貴族沒落的時期，他嘔血吐心的，使他的詩歌，成了當時貴族沒落意識的結晶。

研究唐代文學，不能不注意天寶晚年的農民暴動（安祿山之亂）。這一次的暴動，結果雖被鎮壓了下去，却仍是動搖了摧毀了唐代的統治。並且繼續而來的，還有不斷的農民的騷擾。十年又有吳元潤的大亂。這些騷擾，當然都是以農民的叛亂爲其基礎。就如號稱中興的憲宗時代，元和元年有劉闢之亂，二年有李錡之亂，五年有王承宗之亂，這使唐代貴族日益沒落，不像初唐時的興旺氣象。自然的，統治階級須要鎮壓這些繼起的農民騷擾，使統治重新穩固起來，重復貞觀開元之盛，然而他們已經沒有這種力量了。一直到唐末的農民暴動（黃巢之亂），唐代的統治便宣告了結束。就這樣的，唐室貴族一面須要鎮壓農民的運動，一面又無力鎮壓，構成了中晚唐統治階級內在的矛盾。這一矛盾的發展，反映在文學上的，便是晚唐的詩歌，沒落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深沉的感傷，幻的追求，把意

識遊離了，單只玩弄形式的美。

李長吉正是這一時代的詩歌的開山祖。

長吉他同樣須要鎮壓農民新的擾擾，重新穩固唐室的統治，所以多數詩人的非戰詩歌，吟詠戰爭苦痛的詩歌，他是沒有的，他反而是在歌頌那些能夠戡亂的英雄。他吟咏着：

「報君黃金臺上意，

捉携玉龍爲君死！」——雁門太守行

他說着他對於別人的希望：

「今朝擎劍去，

何日刺蛟迴？」——送秦光祿北征

他宣佈致身青雲的道路：

「不從桓公獵，

何能伏虎威？

一朝溝隴出，

看取拂雲飛。」——馬詩

他述說着，只有聽從唐室天子，鎮壓那些與貴族作對的暴徒，才能致身青雲之上。然而，不幸！墜落的唐代貴族的武力太不中用了，反不如一些蠻胡的驍勇。

「閒驅竹馬緩歸家，

官軍自殺容州槎。」——黃家洞

你看蠻酋那樣的從容，官軍已是自己忙煞退却了。爲什麼？只是唐軍的無能而已。

「婦人携漢卒，

箭箠囊巾輜。

不慚金印重，

踉蹌腰鞬力。

恂恂鄉老門，

昨夜試鋒鏑。

走馬遺書勳，

誰能分粉墨？」——感諷

像這樣勇氣連婦人也不如的邊疆戰士，如何能維持唐朝的統治，使重復貞觀開元之盛？徒自靡費了唐室的爵祿，培養了一些無用的戰士，這使長吉歎息：

武帝愛神仙，

燒金得紫煙。

廐中皆肉馬，

不解上青天！」——馬詩

因此，他想只有像他那樣書生式的將軍，也許只有他自己從戎，才是國家的干城之具。他竭力的頌讚呂將軍。

以爲「檣檣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旗下」，這樣十足的貴族的書生式的元帥，才是「玉闕朱城」的「門閹」。但那裡有這樣理想中的人物？真正像他那樣的書生，個個都是文弱，手無縛雞之力，就是他自己每日也在病中討生活，實際戰場上，書生文章都是無用的。他感傷，他悲痛，他吟咏着：

「男兒何不帶吳鉤？

收取關上五十州。

請君暫上凌烟閣，

若個書生萬戶侯？」——南園

「尋常摘句老雕虫，

曉刃當雛挂玉弓。

不見當年遼海上，

文章何處哭秋風？」——南園

對於當時的貴官，他同樣的覺着他們的無能。他譏笑他們：

「長得積玉誇豪毅，

每揖閒人多意氣，

生來不讀半行書，

只把黃金買身貴。」——嘲少年

「襄陽走馬客，

意氣自生春。

朝嫌劍花淨，

暮嫌劍光冷。

能持劍向人，

不解持照身。」——走馬引

可憐這些毫無能力的貴官，他們毫不了解自己的無能，還要嫌這嫌那，致使「玉銜堪截雲」的寶劍，不能一試其鋒鏑。使長吉不勝慨嘆：

「試問誰家子，

乃老能佩刀？

西山白蓋下，

賢雋寒蕭蕭！」——感風

這樣無能的貴官們，他們如何能够維持唐代貴族的統治？而且正因爲有他們這些貴官們，才越發使唐朝統治的危機，不可救藥。他們只有斷送貴族的統治！就是有「聖君」在世，也不能挽救危亡呀！

「皇漢十二帝，

惟帝稱睿哲。

一朝信豎兒，

文明永淪滅！——感賦

這位唐室的宗孫，當然不能看着唐代貴族崩潰，而不去拯救。何況他還不能滿足自己小小的剝削，他常常叫窮，他還要求更多的剝削。但是連聖君也不能挽救的危機，他又有什麼能力去作呢？

「零落棲遲一杯酒，

主人奉醴客長壽。

主父西遊困不歸，

家人折斷門前柳。

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

天荒地老無人識。

空將箋上兩行書，

直犯龍顏請恩澤。

我有迷魂招不得，

雄鷄一聲天下白。

少年心事當拏雲，

誰念幽寒坐鳴呃？——效酒行

他雖然有這樣拏雲的壯志，他雖然「自言漢劍當飛去」雖然有如此難招之迷魂，儘管他上書干祿，然而無能者在高位，誰又管他什麼天才不天才，宗孫不宗孫。

「龍脊貼連錢，

銀蹄白踏烟。

無人織錦韉！

誰爲鑄金鞭？——馬詩

這樣的悲嘆，在貴族統治的時候有的是，豈止長吉一人？長吉會希望貴族中能有一個像平原君一樣的豪傑，平原君食客三千，靠着當食客，也可以有些出路。因此，他膜拜着平原君，歌頌着平原君：

「不須浪飲丁都護，

世上英雄本無主，

買絲繡作平原君，

有酒惟澆趙州土！——潛歌

「不謁承明廡，

老作平原客。——客遊

事實又是不同的，他這種希望，也只是個夢幻，那時唐朝沒有平原君那樣的貴族豪傑。本來韓愈皇甫湜是可以提拔他的。他於愈湜也懷有莫大的希望。

「龐眉書客感秋蓬，

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附冥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高軒過

然而又不幸，唐朝到了頹落的時期了，什麼賢者也不能發迹，連愈、湜二人也不能安位，那裏還照顧得到長吉。聽聽他仁和、維、叙、皇甫湜的詩，也就知道了。

「枉厚稱知犯君眼，

排引纔陞強垣斷。

洛風送馬入長關，

闔扇未開蓬獵犬。

那知堅都相草草，

客枕幽單看春老。

歸來骨薄面無膏，

疫氣衝頭鬢髮少。

欲彫小說干天官，

宗孫不調爲誰憐！

明朝下元復西道，

崆峒叙別長如天！」

他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好懷恨去作一個嘔心瀝血的詩人。

「驅馬出門意，

牢落長安心。」

兩事向誰道？

自作秋風吟！」——京城

「桐風驚心壯士苦，

衰燈絡緯啼寒素。

誰看青簡一編書，

不遺花虫粉空蠹？

思牽今夜腸應直，

雨冷香魂弔書客。

秋墳鬼唱鮑家詩，

恨血千年土中碧！」——秋來

這些矛盾，——他希望唐朝的統治階級能把那時的農民搔擾鎮壓下去，但那時統治階級的文官武將都表示着絕無能力的主要矛盾；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想自己作個武將直接去鎮壓農民的搔擾，却沒有書生式的將軍，疆場之上，用不着他的文章；想獲得一個官職，去挽救貴族的劫運，兼以增大自己的剝削，却又仍舊不能，那時沒有貴族的豪傑，也沒有和他相知的高官的諸矛盾；這些矛盾，他有什麼方法解決？如果他是屬於農民的階級，他可以對地主貴族表示反抗。偏偏他自己就是屬於地主的階級，他自己就是貴族，他能有什麼辦法呢？他只有感傷！只有呻吟！